

陈升 文图

Bobby Chen

有些话是来不及说吧；
也有些话其实不用说；
更有些话，
想说，
却从来没有说出口；
有些话，
一辈子只说一次，
就够。

咸鱼 的 滋味

- 咸鱼的滋味 _001
- 疯 _031
- 珠风 _055
- 漠河 _073
- 男梦 _093
- 盗墓者 _107
- 地铁与现代舞 _113
- 爱国者，今天几号？ _121
- 等待新世界 _135
- 黑光 _159
- 木棉花 _171
- 塔 _181
- 精英分子 _189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陈升
图文

咸鱼
的
滋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咸鱼的滋味 / 陈升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086-3401-2

I. 咸… II. 陈… III. 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5940 号

版权所有 © 陈升

本书版权经由圆神出版社授权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简体中文版
委任安伯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代理授权

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咸鱼的滋味 XIANYU DE ZIWEI

著 者: 陈 升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70mm×128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2-4706

书 号: ISBN 978-7-5086-3401-2/I.309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自序
给阿三的一封信



陈
年

阿三，你好吗？

刚刚去路边吃面，人都还没坐定，那胖老板娘就问，还是一样吗？

坐在板凳上想了老半天，有点闷，喜好和作息，叫一个不相干的人知道了。

她笑着盯着我瞧，其实没什么恶意，于是我又吃了那碗一样的面。昨天也是，前天也是……喝完了汤，愉快了起来，我掏着钱的时候她又问：“啊，你最近很久都没有新作品出现了。”

我头也不回就走了，忙了一天，在半夜里真恨人家那样问我。更闷，心里想一天都要过了，我招谁惹谁了，我才懒得理你。

车子就在楼下的巷子里拐来拐去，想找一个不用钱又理想的停车位，能怎么办呢？我也是赚的苦力钱。每年也就写那么一些，再多也没有……

上了楼，急忙拿了笔，要把我想了一天的故事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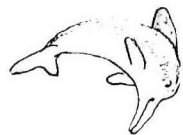
叽叽喳喳的后街对角树丛里那窝鸟都醒来了，远天的山坳也开始泛白，天已经要亮了，我能怎么办呢？明天又是一个早班……

你住的地方真好，也不会有人来催你这个那个的，我真想杀了那一窝鸟……

常常也幻想放下手边的这一切，住到你们那边去，也没什么不可能吧？

几天前，杵在一个吧台前发呆，想自己大概已是醉了，看那吧台足足有几里那么远，可我旁边的家伙不知怎么的就在我边上一直喋喋不休。

“你会把我的故事写成歌吗？”



“我干吗把你写成歌？”我心里想。

“你写过那么多人的故事！”

“有吗？我哪有？”我心里又想。

然后我又去胖老板娘那里吃那碗面。

然后我又去跟别人争不要钱的车位。

这些好像跟我儿时的梦想还差真远……

我猜我这辈子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退休这回事了。前不久在北返飞机上涂涂写写的，邻座的人探过头来说：“你的工作真的到处都可以写耶！”

哦！他哪里知道有次过马路为了掏笔记下一个念头，差点被车撞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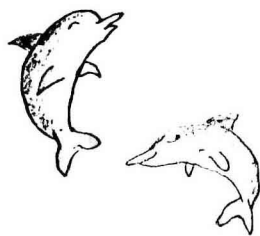
所以我老睡不好，总觉得梦里也许也会有什么事要发生。

阿三，我常常想到你，因为，我觉得只有你跟我是—国的。比如说：我们都很喜欢游泳。

上次，我在你家那儿，我在海滩上仰躺着，然后突然飘起雨来……我觉得那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好像我特喜欢的一个和弦，它的构成音是Do.Mi.So.Si.挺不负责任的，那就对了。

你相信星座吗？别驴了，相信星座和血型都不如相信年龄，然后我又去胖老板娘那儿吃了那碗面，然后我又去争那个不要钱的车位。

好了，我得去工作了，要记得我，我还算是个好人。



海豚都是阿升画的。

注：阿三是住在绿岛外而三海里地方的一只老海豚，为什么它叫阿三呢？随便啦，你要叫它阿四也可以。

目录

咸鱼的滋味	001
疯	031
珠凤	055
漠河	073
男梦	093
盗墓者	107
地铁与现代舞	113
爱国者，今天几号？	121
等待新世界	135
黑光	159
木棉花	171
塔	181
精英分子	189

咸鱼 的滋味

昨夜站在舞台前沿的

那一排丰胸美臀的娘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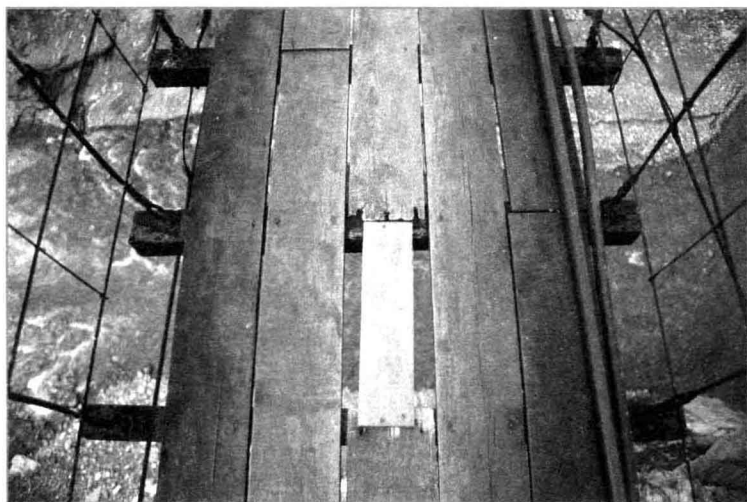
是什么路数啊？

想些这个吧！

咸鱼、咸鱼，

不知道那些摩登艳丽的娘们，

是否也吃我们乡下老土吃的咸鱼……



阿翔从卧铺上起来时，船已经过了黑水沟。许是峡流湍急船晃动得比较厉害。

他在床沿上坐了好一会儿，昨晚的那一场表演又让他浑身疼痛。他慢慢地回忆着昨夜的一切。

经常都是这样，在一阵激情之后，带着疲软的身子回旅店去，隔天才慢慢地又组织起散乱的回忆来。

舱里有阵大轮船航行时特有的闷声，比远雷还要低沉，每隔几秒就会把床板弄得格格作响。

他就坐着，身上的酸楚也随着意识渐渐地活了起来，开散了去，几乎要放弃的念头。

是正午了吧！窗沿的帘子缓缓地晃着，阳光就在桌面上画着圈圈，他挺着身子深吸了一口气，感觉有海水的味道，闭上眼，在想下一站要去哪里？

他就坐着，在脑子里哼着一首很久很久以前学来的歌，关于海的。

他想起他久未见面的老母，故乡码头前的杂货铺，挡住省道的妈祖庙，昨夜表演时人们的尖叫，刺耳的音响，汗涔涔的女人，满坑满谷的酒瓶，想着小杰抿着嘴失神地弹着吉他的样子，唱了十几场了吧？这个月。

他怀疑自己每唱过一场，就会把魂唱掉了一些，像灵异电影那样，自己的魂都被尖叫的人们吸走了。

大家都喜欢他，所以他也觉得他是大家的。后来人们会渐渐散去，他的团员们也散去，他就瘫倒在舞台上，死了。瘫在一堆凌乱不及收拾的乐器里和满坑满谷的酒瓶子里，一个人死了，因为魂都被吸光了。

“起来吧！”他想，却又坐着，怎么也想不起来今天早晨是怎么上了这艘船的。记忆在昨夜表演的后半时就断了。然后接得住的就是现在，疲软不已的自己，掉了一大片的记忆。有几次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这一次还搭了船，想着那首遥远的歌，海浪洗着沙岸，前进后退前进后退……



舱门笃笃笃地响了起来，有人急促地敲着。

“阿翔！阿翔！你死啦，起来吃饭了！”是小杰的声音。

他开门斜倚着。

“噢！噢！你的样子有够破，跟鬼干架啦！洗一洗吧！你是大明星耶，这样出去怎么见人。”

“我干吗，我靠脸吃饭啊！”

“谁理你的脸啊，你都臭了，你干吗，你又嗑药啦？”

“嗑你妈啦！嗑！哪儿那么多药！”

“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哦？”

船在峡湾里歪歪扭扭的，搞不清楚要将视线放在哪一点，这才察觉，起来之后这一阵晕眩，是这峡湾里风浪搞的鬼。

“有什么吃的？”

“你起来晚了，刚刚才壮观呢！罍杯那小子晕船吐了一桌都是。”

“问你有什么吃的？”

“美人鱼！怎么样？”

“几岁的？”

“两个加起来一百！”

阿翔一手扶住走廊的墙沿，艰难地移动着脚步，在想明天晚上的演出。工作人员告诉他，会来个几千人，大部分就在今天早上上了这条船从本岛跟过来了。

“昨天晚上我们怎么回去的？”有点愧疚，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通常都不太问的，任凭下一场演出的意外再把记忆冲洗掉。兄弟都了解，好像来看自己演出的人们，都喜欢看台上那堆人要坏。

人们都这样吧！噬血，总要带些不寻常的故事回去吓人。

“你知道吗？昨天我去看表演，那个……在台上吐血死了！”想自己正红的时候，歌迷的来信一叠一叠的，看也看不完。

“阿翔，你要保重身体哦！阿翔，创作别太累哦！阿翔，多回

家休息休息喽！”

屁话！一堆屁话！觉得自己像是斗牛场里被存心调养的公牛，闸门打开。

“现在，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掌声起）公牛！”

然后冲呀冲的。啪！一剑穿心，不偏不倚！

曲终人散，拉出去肢解了，变成七分熟的牛排。

“要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手上！”他听见自己那么说。

“什么？”

“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大溪地？”这梦做了三、四年了，越来越遥远。

“看你啊！”

“今天怎么样？”

“别闹了！”可却又睁大了眼睛，不信阿翔会说谎似的。

“怎么去？用飞的啊？”

“劫船！”开始喜欢这字眼了。

“你会开船？”

“这么大的没开过！”自己想，这么大的还真没开过。

“无聊！”小杰一个人径自走了，大概近了餐厅，走廊里有股煎鱼的味道，弄得人真有点饿，饿了就好，证明自己还挺想活着的，阿翔这样想。

是初秋的艳阳天，远方的几个岛屿飘在碧蓝的洋里，空气里尽是海草的味道。像故乡。

阿翔趴在船舷边上，点了根烟，看着船划出来一道一道的波浪向远方漫开去。他喜欢这样做，从小就喜欢，以前父亲还在的时候，他就常常这样跟着父亲出港去。船在斜阳里慢慢地回来，他可以感觉湾边上打鱼人家的厨房里都煎着鱼，有些鱼是应合着季节的，有些则是餐餐都有的。他吃厌了那些鱼，一直到长大了，打个嗝都还能忆起那股像烧焦了的木头味。

他笑着，因为看着那漫开去的波浪，又想起那从小就吃腻了的咸鱼。

“杰！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不唱了，那以后做什么？”

小杰眯着眼看着远去的岛，老半晌才说：“找个人嫁了！”

“神经啊！”

“不会啊！说不定我也可以去变性！女生不是老爱这么说，找个人嫁了，好像人生就可以一了百了了。”

“不必了，反正我们本来也没什么，大溪地的梦也做了好几年了，越来越遥远，不必了。”

“说真的，如果不唱了，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依旧是老半晌后的回答。

“你累了吗？”小杰问。

“倒也不是，你知道吗？我最近才慢慢地发现，男人除了不断的征战之外，应该还有些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小杰依旧望着远去的岛屿。

“我妈二十岁就嫁给了我老子，他也没问人家觉得怎样，一个人就走了，连船都找不到，我邻居那些叔叔伯伯说，他八成跑到菲律宾去了。”

“为什么不是大溪地？”小杰笑着问。

“太远了吧？”

“不会，你给我一个没有尽头的梯子，我可以爬到月亮去给你看。”他转过身来盯着阿翔。

“对！也许！我们可以找个人嫁了。”

“是啊！是啊！那也得先找个人爱吧？”很委屈似的。

“说的也是！很久没有恋爱了。”

“对！从出生那年起就再也没有恋爱过了。”

“我们一定有毛病！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可能都太爱自己了，所以很会装，很会装着去爱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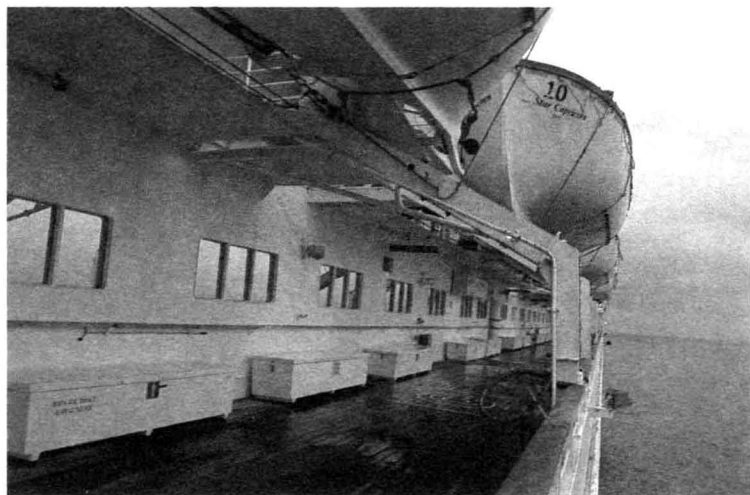
船已经过了黑水沟，平静了许多，过了正午，餐房里不再有煎鱼的味道，阳光斜斜地，很温暖，秋天了！

八月节要回乡下去吗？阿翔这样地问着自己。差不多要一年没有回去了，乡下已经没有人在了，就剩一个破房子搁在那儿，母亲后来有了自己的新家，觉得自己够大了也不方便去打扰，偶尔来电话，也都是应付着。

几年来，也不是真的没爱过，只是总觉得，要给人家什么呢？

命运很奇怪，虽然很明白，母亲后来遇见的是个好男人，可

空气中充满了流浪的味道，
感动得叫人要哭。



却也没有办法解散那从小就紧致的胶着在心里的纯粹，也不是说爱情这东西，它一定就会有变化，不如不要吧？最后，他总是这么想，不如不要吧？！

像一首小调的歌，骨子里就热爱着小调的歌，不管多年来搞的是多嘈杂的音乐，都是小调的歌，越嘈杂的，就越是小调的歌。

“米拉米来多来米，拉西多西拉米来米……”想着想着，自顾地又哼了起来。

“新歌啊？”小杰趴在船舷上，像在问远远漫去的波纹。

“No! It's shit!”

阿翔正作势要将手上的烟头弹去时，突然瞥见船头上，停着一只鸟！挺大的鸟，自顾自地迎风在理着毛。

“杰！你看！嘘！别动！你看船头那儿有只鸟！”

“一直在那儿啊！从刚刚就一直在那！”

“是吗？……是吗？刚刚有吗？”许是那鸟一身洁白就隐没在船头的漆白里，许是自己太专注于回忆了吧？

“你没叫我？”乐观的人，很快地又恢复了孩子气。

“叫你干吗？这是人家的地盘！”

“抓它！”

刚动起这样的念头，那鸟张开了翅膀，迎着风就滑翔了去，它煽动着翅膀向着船首的方向优雅地飞着。远方有座岛，白色的鸟在蓝天里，像个指标，引领着船向前去。

“鸟是回家去吧！”他想。

“那鸟是一路跟我们搭船来的吗？”小杰突地这样发问。

“鸟干吗搭船啊！它是来带路的？”

“有道理！有道理！说不定这船上有它思念着的人！”小杰像是在讥讽似的装傻附和着。

“够浪漫了！”阿翔张着嘴接过小杰递过来的烟，若有所思地说。

凄美的岛就在斜阳中慢慢地近了，码头上有些人在移动着，少不了又是一顿寒暄问候，许是吹多了海风的关系，许是想到这岛是那美丽的鸟的故乡似的。阿翔笑了笑，反常地想要去认识这些人。

“走吧？”阿翔搭着小杰的肩头，挺了挺胸！

“干吗？变天了？”小杰疑惑地扭头看着阿翔。



草原向着季风来的方向舒缓地开展去，两辆摩托车在绿色的草原上奔驰着，坡下就停泊着下午才到的大船，从坡上看去有点渺小，像孩子的玩具。一丁点的白就搁在一片翠绿与巨远的蔚蓝之间，倒也非常的显眼。

两个人像孩子似的，嬉笑着飙到了坡顶上。

“甩了他们了吧！”

“甩了甩了！”小杰急得脸都涨红了。

“再来呢？这路是要往哪里去的？”

“啊你问我，我问谁啊？”两个人一起骑着车子看着往岛另外